

张
刃

想起了国殇墓园

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播出后,热议不断,见仁见智。尽管有人批评它情节拖沓,对白玄虚,甚至有些看不明白,我还是坚持看完了。为什么?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,想起了长眠在那里的3000多名抗日烈士。我是把电视剧当做具象化的那段历史来看的。

这部电视剧以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腾冲地区的战事为历史背景,拍摄外景地也选择了腾冲。剧中敌我双方对峙的怒江两岸我都

曾经到过,去腾冲的一个重要目的,就是凭吊滇西抗战遗迹。

腾冲是祖国西南边陲一座美丽的小城,西去缅甸不过几十公里。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军占领,涂炭,是中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光复了腾冲,拯救了世代生活在那里的中国百姓。据介绍,腾冲战役中我军将士伤亡近2万人,有姓名可查的阵亡者就有9618人。战役结束后,时任云南监察使的李根源先生即倡议修建阵亡将士公墓。他上书国民政府:

“理应丰碑伟冢,以纪英烈,状形绘声,传之史志,俾迨人春秋祭享,永志不忘。”墓园于1945年初动工,当年7月7日抗战八周年时落成,李根源先生题书“国殇墓园”。

“国殇”语出《楚辞·九歌》,旨在悼念和赞美为国捐躯的烈士。以国殇命名抗日战争中牺牲将士的墓园,真是再确切不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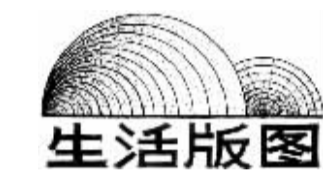
国殇墓园坐落在腾冲市郊来凤山麓,园内中轴线百米甬道直通“忠烈祠”,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匾,墓台前有蒋中正题李根源

身为教师,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全凭“一张嘴”立命存身,并且养家糊口。就一定意义上而言,面对自己的弟子,为人师者的侃侃而谈与苦心婆心,抑或循循善诱地启发开导,只能算是“职业病”之一吧,但骨子,我却又坚信,那些常常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,生就一张所谓“可以把死人说话”的大嘴巴的人,绝大多数非可靠之辈,总令人心底疑云起,多虑三分。

人类的语言,从来都是思想的载体。哲学家周国平说,少言是思想者的美德,惟有少言才能多思。舌头超出思想,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!我们的父辈亦常语重心长地叮嘱:“少说话,多做事!”然而,正所谓“初生牛犊不畏虎”,刚步出校门的青年人,多的是倔强,多的是叛逆,又有几人能静心思量父辈话中所隐含的深意呢?年轻的我们,胸膛里纵横激荡的是睥睨一切的倨傲与孤高——少说话?谈何容易?又如何可以体现出自己的博学、多才

叶
延
滨

怀念一座小山丘



每次回到成都,办完该办的事情,总要安排半天时间,邀成都的亲戚一道去磨盘山陵园看母亲。

母亲去世十年了,那年就是在磨盘山殡仪馆送走了母亲。真是让人难忘的事。我刚到北京不久,收到了家里的电报:母病危,速回。母亲生命的最后都是在医院度过。她得的是肺气肿,后来发展到心脏病。每时每刻喘不上气,最后离不了医院里的氧气管,只好把医院住成了家。好在她算“老红军”,能有一间单人病房。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,每个星期天都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医院陪母亲。儿子一直到了北京,才知道原先他对“星期天”的认识是片面的,他一直认为“星期天就是人们上医院看病人的日子”。我调高成都后,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调回了成都,照顾母亲。离开成都时,我感到母亲的不舍,但我的调动,可以让在外地多年教书的妹妹回到省城,母亲也就鼓励我到北京工作。

母亲的“老红军资格”是在北京取得的。当年她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,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,革命起点就是“北京一二·九学生运动”。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,人们都习惯称她“老红军大姐”。我离开成都,两年间回去过一次,医院也发过几次病危,但都在事后才告诉我。这封电报极短,让我有不祥之感。收到电报,给妻子打个电话,我立即到东单的民航售票大厅,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票,回到成都已是傍晚。从机场直接打出租到了医院,母亲已深度昏迷了,脉搏微弱。我坐到她跟前,喊她,连喊数声,她的眼皮抖动了几下。妹妹和妹夫说,妈总算等到你回来了。他们让我到医院门口小饭馆吃点点东西,大家都一天没吃饭了,就留下长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亲,出去吃饭。可我们还是不放心,匆匆吃碗面条,就赶回病房。前后不到半小时,母亲在我们离开时停止了呼

那天,我们全家和成都的亲友都来到这里,难得人聚集在一起。不是节假日,陵园显得宁静而肃穆。山不高,但一排排青松守着整洁的墓碑,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野草的气味,让我感到慰藉。我们在墓前给母亲烧了纸。墓园里有专用铁桶,把纸烧在桶里,不会污染环境又不会引起火灾。又找到香炉,点上蜡烛和香火。把带来的鲜花一朵一朵摘下来,摆放在墓座上。有人过来,问需不需要给墓碑描字?给一百元!于是两个工匠又把石碑上的字全用金漆描了一遍。点蜡、烧香、燃纸钱、摆鲜花、描碑文,一件一件地做,我们又陪母亲度过了半天时间。

怀念一座小山丘,这小山叫磨盘山,因为母亲在那里。怀念是心在颤动,总需要一种形式,否则,我们难以释怀!灵魂需要肉体,当失去肉体后,我们说死亡降临了。死亡需要坟墓,因为死亡最好的证明是人们的怀念。送别亲人,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课,自从送走了母亲,我感到又走过了人生一道门坎。是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,又是我把她送出了这个世界。母亲走了十年,常常让我从梦中惊醒,醒来以前,她还和我在一起。我每次回成都,都尽量挤出半天去这个小山丘。因为心灵需要一个实在的证明,不是证明给别人,而是自己。形式是必要的,六祖慧能说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染尘埃。”这是彻底精神第一以至“空无”了,然而在这彻底之中仍需要借助“语言”这个形式啊!

有时,怀念就是这样,静静地坐着,能闻到那青草的气味,能感到一片碧绿抚摸着你的心灵……

韩
三
洲

谁是《东方红》的首创者

读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的词作者公木(张松如)传记,尤感兴趣的事情,是有关《东方红》的一桩公案,即究竟是谁最早唱响了那首著名的革命歌曲《东方红》?

按照上世纪60年代最具权威的著名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的署名,应该是“李有源词,李焕之曲”。记得有一篇曾被收入到初中课本的散文,记这作为翻身农民李有源是如何创作出这首名歌的经历。文章中说李有源仅上过不长时间的小学,但坚持长期自学,竟能看书写字。1940年,陕北葭县民主政权成立后,李有源满怀激情地编写了很多民歌、快板、小剧宣传革命。1942年的一个冬日早晨,他来到地里干农活,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,万丈霞光映红了大地,李有源浑身顿时温暖起来,他心里一动:“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”。接着又看到“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”的标语,便开始构思一首新歌,经过反复推敲,终于编出了以《骑白马》为曲调的《移民歌》,第一段歌词就是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,他为人们谋幸福,他是人民大救星”。从此,这首歌就随着革命的胜利唱遍了全中国!

而在公木的坎坷经历中,《东方红》却是另一个版本。那是1945年9月,传主随着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,向东北挺进,几千里的路程,一连走了50多天,一路上歌声连绵不断。其间,公木曾写过一首37行的短诗《出发》,开头是:“共产党,像太阳,照到哪里哪里亮”。结尾是:“哪里有了共产党,哪里人民得解放”。公木后来回忆,这是唱《移民歌》时顺势唱下去的,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成为后来的名歌,他认为不必说这就是自己的创作,更多的是大家都这样唱,他才这样写出来的。戎马倥偬之中,为了排遣一路行军的枯燥,曲调朴实优美,歌词朗朗上口的《移民歌》就成了战士们反复传唱的歌曲。10月底,东北文工团到了沈阳后,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,大家想到了《移民歌》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,决定把它改编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,于是同志们聚在一起,你一言我一语地凑成了四段,由公木负责记录。

歌词第一段保留《移民歌》原词,将“谋生存”改为“谋幸福”是公木的手笔,第二、三、四段歌词全部是新填上去的。其中还有意识

地把“哪里”改为“哪这儿”,以显示有土味的陕北民歌的地方特色。之后,由刘炽在《骑白马》的曲调基础上,略作加工,但仍不失为陕北民歌。当晚演出时,报幕词就是《东方红》——“陕北民歌”。也就是说,1945年的11月初,《东方红》这首名歌在沈阳诞生了,在此之前,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其他解放区,都还没有以“东方红”三字命名的歌曲。在传唱的过程中,淘汰了第四段,歌词也有多次改动。公木生前多次说过,歌曲不曾采用“领导人民闹斗争”的词句,却保留了“他是人民大救星”的字眼,事后想来,还是接受农民意识的反映。刘炽也说:“我首次指挥唱《东方红》,根本没想到它会传唱下去,而且还会以《东方红》为名编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,特别是在‘文革’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”

什么叫《移民歌》?那是1944年2月,当时的边区政府号召几个县的贫困农民向南边移民开发荒山,葭县张家庄的李有源、李增正叔侄二人也属于移民对象,他们在南下的路上编了《移民歌》,歌名又叫《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》。1944年3月11日《解放日报》在“移民歌手”的报道中,还登载了李增正编写的九

书“碧血千秋”石刻,祠内正中壁嵌孙中山先生遗像和他“天下为公”的题字及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的联语,保存了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挽词楹联,两侧墙壁上镶嵌着76方阵亡将士名录碑,各界人士携诗悼词石刻及有关滇西抗战的文书碑石。

我惊异于这些文物历经60年的多次“运动”竟然能够保存下来。当地人说,那是因为腾冲的老百姓感念英烈之恩,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们的英魂。“文革”中曾有造反派冲击,但老百姓不答应,因为那里埋葬着为拯救腾冲而牺牲的烈士。老百姓只认他们是恩人,是英雄,墓园才得以保全。腾冲人对抗日英烈的崇敬是铭刻于心,代代相传的。现在,墓园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最令人震撼的是忠烈祠背后的一座山包,名小团坡。坡顶矗立着高耸的纪念塔,塔尖为方锥体,如一柄利剑直刺云霄,以塔基为中心,按照原作战队编制序列,依军衔高低

刘
敬

别让舌头超出思想

与大智慧?尽管希腊哲人泰勒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:多言不表明有才智!可实际上,又有谁不是踌躇满志,以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为乐事?我们工作时可能很卖力,很认真,但,或因偶尔一次,自己的多言,自己实话实说地尽显聪慧,则会遭遇来自一方或多方的“责难”与“反击”——我们当然觉得冤枉,甚至于有些“莫名其妙”,可待到时过境迁,再回头品嚼父辈当初的谆谆告诫,我们又会蓦然惊觉,他们的话儿,是多么地朴实与在理——是的,

刻着烈士姓名的墓碑,一方方等距离呈辐射状纵队排列,3346家布满整座山坡,如同战士们列成方阵,依然威武挺立,沿着石阶缓步从墓碑间走过,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油然而生肃穆与崇敬。

话题回到电视剧。我对剧中人物性格和他们的命运更感兴趣,相信那些“人造”、“炮灰”是历史的真实再现。他们是芸芸众生的一员,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,甚至没有什么理想信念、文化教养,只是为求生、吃粮而扛枪,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散兵游勇,甚至已经没有斗志,他们只想活下去。但是,严酷的战争把他们拖进了生死抉择中,面对残暴的侵略者,他们别无选择,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争。许多人伤残了,许多人死了,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即使有名有姓地化作一尊小小的墓碑,也因为历史的吊诡,很久无人提起。或许他们根本不懂得那叫“为国捐躯”,但他们都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。

腾冲现在还有一些老当兵。他们年轻

自己确实做了不少事,但说的,却似更多,且根本无益于改变现实,那只不过是令人反感、使人厌恶的废话而已,是可悲的舌头超出了骄傲的思想!我们渐渐悟了:人的舌头有时是最柔韧也是最锋利的刀子,所谓“众口铄金、积毁销骨”是也!那些善于捕风捉影、播弄是非的“长舌妇”、“长舌男”自是遭人唾弃和不齿,就连一个人多嘴多舌,市井百姓们,亦难免白眼相向,一冲三文远;不说话,没人把你当哑巴!由是可以说,开口闭口之间,是学问,

时背井离乡,战争中血肉疆场,战后又流落他乡。因为是国军,因不被承认,他们没有享受过抗日英雄的待遇,甚至还可能遭遇欺辱。60多年过去了,老兵的大多数已经作古,剩下的也已风烛残年。他们成了被遗忘的一群。今天,终于有人想起了他们,努力为他们做点事情,但他们所剩无几了,而且已经没有了享受什么的能力。他们注定成为历史的过客。每念及此,总让人想为之一哭。

谁敢说,那墓园里、人群中,没有当年“炮灰团”的一员呢?

电视剧播完了,历史并没有结束。滇西抗战搬上了荧屏,其他战场上更多的抗日将士同样值得纪念,硕果仅存的所有抗日老兵们,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不仅应该受到同等的礼遇,而且应该抓紧抢救存在他们头脑里的历史。更重要的是,历史仍在继续,历史怎样写,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了。不要让悲剧重演——无论战争,还是和平,只要人类还生存下去。

亦是为人啊!明代的陈眉公在《小窗幽记》中道:逢人不说人间事,便是人间无事人——这话虽散溢着明哲保身的中庸味儿,可退而思之,适时适地做一回“沉默是金”者终是有益而无害呵。

然而,话还是要说的。不论是对个人、对家庭,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,真正需要的,永远是真话,实话,是诤语良言——历朝历代,从古及今,莫不如此——远的,像邵思谏谏齐王,像曹刿论战鲁庄公;近的,如鲁迅先生在彷徨后呐喊“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”,如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李公朴追悼会上大骂国民党特务……原来,话不是可以随便说的!有些话,甚至,只能长久地都积于心,像刘之不去的丛生的荆棘,不是我们不应,而是不愿,是不敢!在不该说的时候,在不该说的场合,或者你我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”,但,真正需要拍案而起,口诛直陈之际,我们却又常常失去了勇气——仅仅,是开口的勇气!

蒋
诗
经

记忆的温度

一直深信,记忆的温度会温暖每一个无梦的明天。

总是忘不了在渐沉的午夜梳理一遍昨日的羽翼,无论伤痛还是甜蜜,都散发出青春独有的芬芳。

是记忆,泛着温度的记忆。恰如当年:伊人远去,只留下一帧青春的背影在思念里摇曳。分别是另一种撕裂,置根在上个世纪末的秋天里。多年以后,街头的偶遇,当彼此用着平淡温和的语调相互问候,那道原以为再也不会愈合的伤口竟已了无痕迹。细细地品味,昨日的故事里一厢情愿的爱恨情仇,刀光剑影也都化作一缕淡淡的炊烟,在黄昏的斜阳里凸显了不言而喻的温馨。而此时,某个细节就从纷繁的往事脱颀而出,清晰得近乎完美。

细节之所以是细节,是因为它说出来可能被所有的人所忽视,而在自己的心中,却带着一丝亲昵的调皮,闪现着柔和的光泽,独一无二。一念至此,脸上不禁就挂上了一抹会心的微笑。

一段过往,也因此被描绘成了心头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。

张
运
华

家乡的野菜

如堂散文名作《故乡的野菜》,平和冲淡,脍炙人口,每一个人都有家乡,但不是每一个人的家乡都有野菜,我的家乡却有一些,所以不妨也来说一说。

我的家乡靠近山地,潮湿没有,池塘是不少的,很可以养一些紫红的菱角;但是我们也并不把菱角来当野菜,我们喜欢吃它的茎和叶柄,叶子是摘掉不要的,俗称吃菱角盘。菱角盘的好吃在于有点涩,再放点青辣椒,这样一配,绝对可以刺激味蕾,增加食欲。其时正是大热天,可以吃得热火朝天,欲罢不能。菱角盘的汤有点发紫,要染到碗上的,洗碗时要多用点力。菱角盘,水中物,凉的,有点保健作用也说不定,不知水乡的人们吃不吃,水塘里的菱角盘好吃,那么水田边的水芹菜也不赖。水芹菜杭州的菜场也有得卖,大家都认得,我看见了就会买来吃。

不过靠山吃山,自然要夸山里的东西来得更野。野蕨蕨菜,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固然属于山珍。房前屋后的香椿和小竹笋,也上得了名堂。满地爬的马齿苋,却经常要和茄子红豆长在一起,长得肥壮,主人爱惜,也会锄留留情,鲜吃可以,做了干菜也不错,据说中国古人也很爱吃。还有一种更为低贱的《东方红》。

资讯快递

朝阳全力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名城

本报讯(特约通讯员邹国英)近日,辽宁省朝阳市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名城动员大会召开,标志着该市“中国楹联文化名城”建设工作正式启动。

中国楹联文化名城是对中国楹联文化城市的发展,是文化强市的重要体现。1997年,朝阳市第一个成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,成为全国楹联文化创建的领军城市。朝阳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长刘子余

表示,要搭建各种平台,引导全社会形成热爱楹联文化,发展楹联事业的风尚;各级财政部门每年要拿出一笔资金,作为开展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名城活动的经费,推动整个创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。

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、辽宁省楹联学会执行会长官宝安,中南大学教授、我国首位对联硕士研究生导师、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主席余德泉在启动活动中分别作了学术报告。

黄胄重要作品《群驴图》拍出151.2万元

本报讯 在3月28日举办的嘉德四季拍卖会上,从新加坡回流的黄胄重要作品《群驴图》以151.2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。

据介绍,“驴”是黄胄的绘画创作中最负盛誉的题材之一,为世人所喜爱。这件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,6.9米的画卷上共描绘了46头栩栩如生毛驴。这件作品前后署有黄胄两段题跋,前跋署有年款“一九七五年”,后跋另署“黄胄写于阿克陶”。细观画作,此作品一

部分作品墨色较重,一部分则较轻,为黄胄分前后两次完成。黄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毛驴,但在同一件作品中同时表现如此多数量毛驴的作品,并不多见。

此外,徐悲鸿的《徂日》和《白梅》、吴冠中的《黄》、徐德义的《得抱石的《金剛梯印象》均拍出高价。有业界人士分析,有价值的艺术品,其孤本和不可再生性是不受大环境影响的。(文化)

湖北成立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基金会

本报讯(记者邹明强)湖北省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基金会,3月26日在武汉宣告成立。该基金会旨在联络海内外炎黄子孙,挖掘、整理、研究和传播炎黄神农文化;支持炎帝神农故里建设;宣传推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。

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共尊的人文始祖,先秦至近代,140多部典籍记载炎帝神农诞生于烈山(湖北随州),搭架采药尝百草(神

农架),教民耕植五谷(谷城),开创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先河,繁衍出悠悠五千年华夏文明,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崇敬和膜拜。炎帝神农文化是湖北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,开发建设好炎帝神农故里,对于弘扬炎帝神农文化,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力量,推动湖北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